

“第三代” 诗歌研究

DISANDAI SHIGEYANJIU

刘 波◎著

在中国当代诗歌史上，“第三代”诗歌运动（1984—1989）是继朦胧诗运动之后的又一次先锋诗潮。从1984至1989年，正是中国社会发生重大转型阶段，经济上实行改革开放，思想文化上达到了“文革”之后一个自由发展的鼎盛时期。在这样一种相对开放和自由的文化背景中，持续时间并不长的“第三代”诗歌运动，在诗学意义上有其重要的价值，在非诗学意义上也有一些值得阐释之处。因此，本书就是从诗学和非诗学两个层面来重新审视“第三代”诗歌运动，并对运动结束后诗人们的生活与持续性创作进行追踪考查，以挖掘“第三代”诗歌的历史价值与当下意义。

河北大学出版社

“第三代”诗歌研究

刘 波◎著

河北大学出版社

“第三代”诗歌研究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第三代”诗歌研究 / 刘波著. — 保定: 河北大学出版社, 2012. 4

ISBN 978-7-5666-0096-7

I. ①第… II. ①刘… III. ①诗歌研究—中国—当代
IV. ①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037895号

“第三代”诗歌研究

DISANDAI SHIGEYANJIU

责任编辑: 杨显硕

装帧设计: 赵 谦

责任印制: 靳云飞

出版: 河北大学出版社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制: 保定市北方胶印有限公司

开本: 1 / 16 (710mm × 1000mm)

字数: 300千字

印张: 20.75

版次: 2012年4月第1版

印次: 2012年4月第1次

书号: ISBN 978-7-5666-0096-7

定价: 45.00元

序

说起刘波君关于“第三代”诗歌的博士论文选题，我深感学界的舆论氛围和研究环境是越来越好了。

1986年下半年，《诗歌报》与《深圳青年报》的诗歌大展令许多年轻的缪斯钟爱者非常兴奋。当时，我还是二年级的硕士生，就读的山东师范大学新诗研究力量很强，冯中一、吕家乡、袁忠岳等先生经常带领学生就诗歌的创作与研究状况进行讨论。记得大展过后半个月左右的一个晚上，中文系特意召开研讨会，结合大展探讨“第三代”诗歌的一些问题，大家畅所欲言，场面热烈。会后，我把用心撰写的文章投给一家省级刊物，很快就收到了他们的录用电话。可是，想不到在1987年元旦的前两天，那家刊物编辑部却又打电话给我的导师，说由于种种原因只能把已定发的稿件撤下。我们师生两个虽觉事出突然，但也表示理解。或许是那会儿年轻气盛之故，我赌气似地再把文章邮寄于天津文联主办的《文学自由谈》，结果是长时间没有消息。直到事隔三年的1990年年初，毕业近两年的我意外收到1989年第6期《文学自由谈》杂志，文章在上面原封不动地刊发了（前几年一个偶然的场合，我才辗转得知，当时的一位女编辑看到稿件，觉得不错，只是“不合时宜”，便负责地把稿子放在抽屉里，两年后使之“起死回生”）。

而今“第三代”诗歌非不再是敏感的学术“禁区”，并且早就成为诗学界的研究热点，有了相当丰富的学术积累。据我所知，

产生了良好的学术影响。作为导师，我由衷地为他高兴。我曾经说过：学问之道是靠一代一代不断传承的接力。任何一个教师的学术生命均需要弟子们去延续，所以每逢学生的著作出版，我都无比欣慰。感谢刘波君，又给了我一次幸福的机会。我希望更相信刘波在诗歌研究的路上会越走越稳健，越精彩，走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

罗振亚

2012年2月23日于阳光100寓所

诗歌运动的真相。刘波这本论文的长处就是能够紧扣“第三代”诗人生存时代热情奔放、充满理想主义的特质，将之置于具体的文化语境中进行社会学的分析，梳理他们的情感与创作心态，还原他们的生活与交往现场，使研究进入了文化批评范畴；尤其注意从多元视角切入“第三代”诗歌运动的现场，既在非诗学层面描述80年代先锋诗歌的文化形态与内在精神，又在诗学层面对这场诗歌运动的理论寻根溯源，从而彰显了“第三代”诗歌的文化价值。其次，刘波抓取“生活流”、“文化潮”和“女性诗歌”等方面，整体扫描“第三代”诗歌群落，兼顾文本细读与综合把握，分层、立体地呈现“第三代”诗歌的微形与大景，勾勒出了“第三代”诗歌不同于朦胧诗、“中间代”诗和70后、80后诗歌的美学风貌；同时还从书信传播、诗歌朗诵、民间诗刊等各种非正规的传播渠道，深度剖析了“第三代”诗歌的兴起途径与生命历程。最为可贵的是，刘波从众多“第三代”诗歌研究的论述出发，把视域下移，对“第三代”诗人进入90年代后的持续性写作施行追踪观察，其中有些见解对总结八、九十年代的诗歌发展规律不无启示。再次，刘波对研究对象保持了一个学人应有的距离，他在肯定“第三代”诗歌的创作信念、艺术自觉与对诗歌可能性的寻找同时，对其“事件大于文本、理论宣言与创作实践相脱节”的局限性也进行了学理性的批评和反思，客观、辩证，实事求是，其行文过程中的分寸感已表现出一种成熟的气象。可以说，刘波的学位论文在某种程度上推进了“第三代”诗歌研究的进程，深化了“第三代”诗歌研究的层次。

在我的研究生里，刘波是颇具才华的一位。他的敏锐，他的迅捷，他的洞察力，他的宽视野等，熟悉他的人无不称赞。而我最欣赏的，是他的踏实热情，他的勤奋乐观，他的方向感，他的责任心，他良善的灵魂和他开心的笑容，这些想起来就让人感到温暖。刘波2007年考到南开大学文学院，随我攻读博士学位，2010年以优异的成绩顺利毕业。在这不到五年的时间里，他已经成长为一名年轻的诗歌批评家，发表了数十篇当代诗歌研究的文章，在诗学界

仅专著就有四、五本之多，各种评论文章恐怕至少已达上千篇。那么，为什么当初一些媒体担心染指“第三代”诗歌会招惹上麻烦，为什么短短二十多年里又会出现如此反差强烈的学术逆转？我想这主要和“第三代”诗歌的叛逆形象、内在魅力密切相关。“第三代”诗人“影响的焦虑”情结很重，他们意识到在朦胧诗建立起来的严谨的话语秩序与强大影响力面前，仅仅凭借具有创造性的文本和富有冲击力的宣言仍然无济于事，远远实现不了“PASS北岛”、“打倒舒婷”的使命，要想在诗坛真正立足，彻底掀翻创作上的对手，找到自己的位置，还必须以一种“矫枉过正”的极端行为方式强行闯入。事实上，历史已经证明他们的贡献，或许不在于提供了多少经典的文本，而是以特立独行的生活方式、自由的诗歌精神给后来者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应该说，在风起云涌的20世纪80年代，爱幻想、求自由的“第三代”诗人是最为敏感的一群，他们钟情于“在路上”的狂热，甚至将流浪当做最佳的交往方式，他们的偏执与反抗之情，质疑与批判之意，一旦投射在了诗歌中，各种愤怒和激情就会伴着美妙的句子跃然纸上。“第三代”诗人也是才华横溢的一代，他们在消费主义、商品经济、大众文化等结构的场境中，淡化功利色彩，拒绝物质诱惑，用蓬勃的诗情放飞、诠释美丽的青春，最终凝定为当代中国诗歌史上一帧永远的风景。

刘波为什么逆流而上，将很难取得超越性成果的“第三代”诗歌作为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呢？我以为不外乎是由于以下几点：一是出自他内心深处对诗歌执着的热爱，二是对80年代那个理想主义的时代始终“心向往之”，三是他一直渴望能够在对“第三代”诗歌及其运动的重新阐释中，获得更为开阔的学术视野，和更为深邃的理论认知。也正因如此，他的研究没有完全局限于“第三代”诗人的作品，而是在立足于诗歌文本的基础上，结合文化学、社会学、心理学和传播学等学科知识，以新的理论视角，去探讨诗人的写作目的和境界，去揣摩诗人创作背后的心理动因，并由此返观、审视“第三代”诗歌的历史影响，从而恢复了朦胧诗之后这一先锋

目 录

序	(1)
绪 论	(1)
一、“第三代”诗歌的命名与兴起	(1)
二、“第三代”诗歌的特点与成就	(12)
三、研究范围、现状与方法	(22)
第一章 “第三代”诗歌的诗学资源	(33)
第一节 “影响的焦虑”：对朦胧诗的继承与超越	(34)
一、由朦胧诗开始的旅程	(34)
二、“写什么”与“怎么写”之间的转换	(39)
三、突破一种“影响的焦虑”	(44)
四、从“呐喊”主义到“日常生活”	(47)
第二节 现代主义的中国实践：“第三代”诗歌对西方的接受	(52)
一、中国“嬉皮士”的出场	(52)
二、冲破“伊甸园之门”	(56)
三、有意或无意的模仿之路	(61)
四、从“西方思潮”到“中国经验”	(65)
第三节 “自我”的创造：时代语境下的“第三代”诗歌	(69)
一、改革开放背景下“现代派”的崛起	(70)

二、思想解冻中的语言狂潮	(75)
三、力比多贯注的年轻群体	(79)
第二章 文化形态中的“第三代”诗歌运动	(85)
第一节 “在路上”的“灿烂”：“第三代”诗人的生活现场	(86)
一、诗人聚会：诗意的传达与交流	(86)
二、流浪与行走途中的诗人	(90)
三、段子式的笑话与诗歌的姻缘	(96)
第二节 平民的狂欢：“第三代”诗人的心态分析	(104)
一、青春与激情：“充满犯罪感的乐趣”	(105)
二、平民意识的崛起	(109)
三、焦虑与狂躁叠加的“极端”心态	(113)
四、旁观者心态	(117)
第三节 “第三代”诗歌的反叛与解构策略	(120)
一、反叛精神的张扬	(121)
二、主体意识的觉醒	(126)
三、解构的生成与抒情的放逐	(131)
四、口语与书面语：反叛和解构的载体	(136)
第三章 众声鸣唱：“第三代”诗歌群落扫描	(141)
第一节 “文化潮”的转向：在传统与历史中寻求诗意	(142)
一、返观传统的经验抒写	(142)
二、在史诗与大诗中接近历史	(148)
三、“非非主义”：“反文化”的文化潮	(153)
第二节 “生活流”的彰显：回归日常与当下的生活之诗	(159)
一、俗世美学的批判性呈现	(160)
二、“莽汉主义”：从生活体验开始	(165)
三、想像与俗世的对接	(172)
第三节 身体、黑夜与性意识：女性主义诗歌的崛起	(177)

一、性别经验的彰显	(177)
二、身体的觉醒与性意识的凸显	(181)
三、黑夜意识的出场	(184)
四、女性写作的日常化	(188)
第四章 生存与延续：“第三代”诗歌的传播学考察	(192)
第一节 朗诵和书信传播中的缪斯体验	(193)
一、几种特殊的传播方式	(193)
二、朗诵：诗歌传播的形象之魂	(197)
三、书信：私密交流的诗歌传播	(203)
第二节 “第三代”诗歌与民刊传统	(208)
一、80年代诗歌民刊的产生	(208)
二、“第三代”诗歌民刊的发展形态	(214)
三、“第三代”诗歌民刊的价值与局限	(221)
第三节 正规出版形态下的“第三代”诗歌	(226)
一、“第三代”诗歌正规出版的演变	(227)
二、报刊杂志之于“第三代”诗歌的价值	(230)
三、诗歌社团、流派结辑选本：巩固的立场	(234)
四、“第三代”诗歌综合选本的意义	(237)
第五章 “第三代”诗歌的转型与影响	(243)
第一节 无奈的告别：经济大潮裹挟下的困惑与选择	(244)
一、诗歌群体的解散：一个案例	(244)
二、诗歌大潮退却后的困惑	(248)
三、商业浪潮裹挟下的选择	(253)
第二节 艰难的守望：“第三代”诗人的持续性写作	(258)
一、进入个人化写作的时代	(258)
二、向成熟写作的转型	(263)
三、新世纪的“归来”	(269)
第三节 价值的“中间物”：“第三代”诗歌的影响与反思	(274)

一、“第三代”诗歌的经典化过程	(274)
二、“第三代”诗歌的精神遗产	(277)
三、“第三代”诗歌的影响缺陷	(281)
四、超越与被超越的现实	(285)
结 语	(290)
附录一：论孟浪的“漂流式写作”	(294)
附录二：从“非非”到“废知”——杨黎诗歌论	(302)
参考文献	(315)
后 记	(321)

绪 论

在中国当代诗歌史上，“第三代”诗歌运动（1984～1989）是继朦胧诗之后又一次影响广泛的先锋诗歌艺术革命，其在语言创新与精神开拓上最富活力、也最具独立性。这场诗歌运动有着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社会独特的青年亚文化气质：崇尚反叛、渴望自由、张扬个性、追寻理想，既有批评意识，也富探索精神。这是年轻诗人们真实的内心诉求，也是他们冒犯主流和力图创新的动力。我们将“第三代”诗歌运动置放于这一大背景之下来进行观照，其无论在诗歌史，还是在文学史上，都具有承前启后的价值。“第三代”诗歌运动，不仅仅是一场先锋文学诗潮运动，更是一次社会观念和思想意识的推进运动，具有一定的社会学价值。

因此，在 80 年代特有的时代氛围中重新审视“第三代”诗歌运动，梳理和评价其诗学特点，并试图对其非诗学因素予以发生学意义上的初步清理，从而对“第三代”诗人的部分文本和与诗歌相关的行为作出新的阐释有着重要意义。所以，二十余年后，从诗学和非诗学这两个角度来重新审视“第三代”诗歌运动，以及对“第三代”诗歌运动之后诗人的生活与创作进行追踪性考查，还有返观的意识，同时这也就成为了写作本书的缘起。

一、“第三代”诗歌的命名与兴起

80 年代兴起的“第三代”诗人与“第三代”诗歌，一直以来就是当代文学研究者和文学史家们需要面对的问题，而且关于“第

三代”的命名，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研究的细化、深入，对“第三代”这一概念也不断有新的演绎和阐释。

按时间先后顺序来看，“第三代”这一概念甚至可以追溯到1949年前，当时国民党政府撤出南京时，美国人司徒雷登说过这样一句话：要把中国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第三代、第四代人身上。当年，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对司徒雷登的话作了转述，随着毛泽东此文的流传，司徒雷登的话也广为人知。到了20世纪80年代，司徒雷登所说的“第三代”人已经成长起来。因此，就有诗人用“第三代”这个词语来对自己所处的这一代际的诗歌群体进行命名，并由此掀起了一场关于“第三代”人的先锋诗歌运动。^①这一命名，普遍被80年代的先锋诗人们所认可和接受，并得以流传和进入诗歌史。

而据个别80年代的先锋诗人所作的推断与总结，在民间还有另一种关于“第三代”的命名：“第三代”这一概念的提出者是毛泽东，但最先将这一概念用于诗歌领域的，则是80年代四川成都一些大学和工厂的诗歌爱好者。1983年7月，成都几所高校的诗歌爱好者共同编印了一本油印诗刊——《第三代人》，其中有署名北望的一篇序言，在阐述“第三代人”时，他引用了毛泽东关于“帝国主义把复辟的希望寄托在我们第三代、第四代身上”的讲话，这一概念虽然是按照自然年龄段划分的，但明显地带有某种政治意识形态的含义。1985年5月，由四川省青年诗人协会编的铅印刊物《现代诗内部交流资料》重提“第三代人”这一概念，并在刊物中设置了“第三代人笔会”的栏目，提出“随共和国旗帜升起的为第一代，十年铸造了第二代，在大时代的广阔背景下，诞生了我们——第三代人”这一说法。这里，“第三代”概念的外延已经有了拓展。虽然一代、二代、三代仍然着眼于年龄上的划分，但它的

① 参见杨黎：《灿烂——第三代人的写作与生活》封面文字，青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主体首先指的是诗人，即对 20 世纪以来中国三代诗人的划分。当然，这一划分的思想前提仍是社会性的。^① 这种提法只是对前面论述到的“第三代”的一种延伸与细化而已，是政治性与社会性的一种结合“命名”。

还有一种关于“第三代”的命名，是从纯文学的角度，按照新诗发展的脉络来梳理的，这也是被普遍接受的提法：第一代诗人指“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的郭沫若、李金发、戴望舒、艾青、臧克家等老一代；第二代诗人，是指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以来在文坛崛起的以朦胧诗为主的现代诗人，如黄翔、食指、北岛、舒婷、顾城、江河、杨炼等人；而“第三代”诗人，则是指在朦胧诗之后，于 80 年代初中期登上诗坛的一批先锋诗人，如于坚、韩东、翟永明、李亚伟、杨黎、万夏、海子、柏桦、张枣、陈东东、宋琳、张小波、王寅、张真、伊蕾等。这批诗人通常也被称为“后朦胧诗人”，而“第三代”诗歌这一命名，似乎要比“后朦胧诗”更具有文学“运动”的性质。

除了命名，关于“第三代”诗人的范畴，也有好几种提法，一种是专指在 80 年代初中期由于坚、韩东等诗人提出，“非非主义”、“莽汉主义”、“他们文学社”等诗歌流派与社团所提倡的诗歌倾向，主张诗歌与“日常生活”建立有“实效”性质的联接，与“浪漫主义”模式保持警觉的距离，在诗歌风格上呈现“反崇高”、“反意象”和口语化的倾向。在已有的文学史与诗歌史上占据主流地位的一种说法，则是将“第三代”诗歌看作是朦胧诗之后青年先锋诗歌写作的整体，即“泛指‘朦胧’诗之后的青年实验性诗潮”。他们通常也被称为“新生代”、“后朦胧”、“实验诗”等。^②

在我看来，“第三代”诗歌的命名，也是以朦胧诗之后于 80 年

^① 参见周伦佑：《第三代诗与第三代诗人》，《亵渎中的第三朵语言花》，敦煌文艺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2 页。

^② 参见洪子诚：《〈第三代诗新编〉序》，洪子诚、程光炜编《第三代诗新编》，长江文艺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5 页。

代中期崛起的一批青年先锋诗人群的创作为主体，这一主体，流派众多，在艺术取向上也秉持多元化的探索性与实验性。他们的写作时期大多都集中于 1983 至 1989 年间，与 80 年代中期崛起的先锋小说家们一起，成长为整个 80 年代中国文坛的中坚力量。本书所运用的“第三代”诗歌概念，就沿用这一说法，其范围即为朦胧诗之后、“中间代”之前的一批先锋诗歌写作群体。我在本书中之所以使用这一命名并划定这一范围，一方面是基于“第三代”诗歌的命名在诗歌研究界已经约定俗成的缘由，也符合本书所阐述的语境；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第三代”诗歌运动在 80 年代中后期思想解放的背景下，达到了先锋诗歌的高潮阶段，而 1989 年之后，先锋诗歌进入个人化写作阶段，同时也逐渐边缘化，所以对 80 年代中后期先锋诗歌，以及 90 年代之后诗人们持续性的边缘写作进行回溯与追踪式分析，就显得尤为必要。

80 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是 20 世纪的中国继“五四”运动之后又一次比较大的思想解放潮流，这一运动在思想文化的转型上时时触及人的灵魂，它也像白话新诗初创期一样，造就了新诗的另一次辉煌：诗人这一身份被罩上了耀眼的光环，人人读诗、人人写诗的氛围，在为诗人带来信心的同时，也为诗歌走到文学的前台开辟了适宜的环境和场域。诗人们的灵感被激活，狂热被释放，对日常生活的创造热情也在全面敞开，对理想主义精神的追寻，还没有像后来那样逐渐丧失，而是继续保持昂扬的活力。在那样一个崇尚自由与非理性的时代，唯有诗歌艺术才能唤起人心里那种群情激发的共鸣感。个体生命的张扬，不仅让国人的精神气息得以全面扭转，而且也让青年诗人们顿时成为了文学世界的中心，受到万众瞩目。

随着 1980 年前后朦胧诗成为影响公众文学精神的重心，国人对诗歌的热情有增无减，诗坛成了知识分子们发言的中心场域，而诗人则成了社会的文化艺术代言者。诗人的一切写作动向，都成为公众关注的中心话题，北岛、顾城、杨炼、舒婷、江河、梁小斌这六位朦胧诗人，在 80 年代初成为了炙手可热的人物，引领着中国

诗歌的潮流。正当这六位朦胧诗人被奉为文学明星时，另一批更为年轻的“第三代”诗人则高调出场，以完全不同的创作风格，对朦胧诗作了大面积颠覆与解构。这批诗人并非横空出世者，也不是完全的哗众取宠者，他们带着自己锋芒毕露的宣言和先锋前卫的作品，筑起了另一座与朦胧诗旗鼓相当的山头，本真坦率，锐气尽显。

而与朦胧诗不同的是，“第三代”诗歌运动的兴起，其重要特点还在于它的群体性精神。虽然朦胧诗也是萌芽于“文革”期间的“白洋淀诗群”，但是它没有形成一种席卷全国的集体性诗歌运动，而仍然只是局限于几个诗人“地下”的小圈子活动，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79年《今天》杂志在北京的创刊。而“第三代”诗歌运动，很大程度上是在全国几个主要省区出现了一大批先锋诗歌流派，其地域波及到四川、江苏、北京、上海、福建、吉林乃至湖北、湖南、云南等中西部地区。因此，“第三代”诗歌运动的涉及范围要比朦胧诗运动广，而各种流派与团体在数量上就要比朦胧诗更多，仅在后来的发展中形成一定影响力的，就有“非非主义”、“他们文学社”、“海上诗群”、“莽汉主义”、“整体主义”、“新传统主义”、“大学生诗派”、“撒娇派”、“星期五诗群”和“圆明园诗群”等，这些诗歌组织与社团在激情的感召下，也相继出版过很多民刊诗歌刊物，如《非非》、《他们》、《海上》、《大陆》、《现代诗内部交流资料》、《诗交流》等，这些刊物对80年代“第三代”诗歌运动的兴起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其重要性不可忽视。从各种“非官方”的诗歌流派的兴起，到各种民刊的大量出版，“第三代”诗歌运动参与者众多，其所形成的影响力也非常广泛。从这些方面看来，这种群体性的先锋诗歌运动，在中国新诗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正因为“第三代”诗歌的这种群体性特征，我们可以发现其“运动”性质，尤其是各流派内部诗人之间，以及流派和流派之间的广泛交流，更加强了这一先锋诗歌运动的复杂性与丰富性。因

此，从这一角度来看，“第三代”诗歌运动，正是中国当代诗歌史上的一场关于行走、流浪、酗酒、打架、女人、朗诵、呼朋唤友、“PASS 北岛”和“打倒舒婷”的诗人狂飙突进运动，也是一场关于语言、文学、聊天、对话、质疑、思考、卓尔不群、崇拜西方和反对传统的思想解放与启蒙运动。这一次先锋诗歌运动与朦胧诗运动之间，没有出现时间上的断裂，而是紧随其后的。尤其是它的发生从 1984 年开始，到 1989 年结束，这一段时间正是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发生重大转型的阶段，政治上“潏热”、“潮湿”，经济上实行改革开放，思想文化上达到了“文革”后自由发展的鼎盛时期：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西方各种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相继被译介进来，对中国思想文化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处于这样一种相对开放和自由的文化环境中，“第三代”诗人才大量涌现出来。

从“第三代”诗人的年龄来看，他们绝大多数都是 1977~1981 级五届入学的大学生，而在上大学之前，他们中的部分人都有着特殊人生经历：有从城市下放农村的锻炼，有在工厂做工人的经历，这些经历对他们日后的诗歌创作也产生了或多或少的影响。他们之所以在那样一个年代钟情于诗歌，一方面与他们自身所处的青春期情感萌动有关，诗人们大都不超过 30 岁，正处于青春期的激烈、感性，对汉语言的创新与想象力的发挥格外看重，正是创造力最为旺盛之时；另外一方面，则与受朦胧诗与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有关，80 年代作为中国社会在思想文化上起伏涨落的时代，人们对各种观念与思潮的接受，有对“新资源”奉行完全“拿来主义”的成分，这也是一个青春中国的社会现实。更重要的是，还因为 80 年代中期那种特殊的思想环境和氛围：他们是随着中国社会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在商业社会浪潮的冲击下，成为一拨还存有理想主义气质的诗人群体；虽然他们的行为方式是反叛的、质疑的、抗争的，但其文学视野却是开阔的、多元的；他们不仅通过诗歌创作来探索语言与精神，文学与时代、历史、政治的关系，更多的还从自